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儐孺夫編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梓

四書總論

問讀語孟學庸要義、羅子曰、好古以時習聖神、信性以善克愛敬、運矩以身聯家國、畏命以心一天人、

問大學之首知止、中庸之重知天知人。而論語却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傳觀經書。言知處甚多。而不識不知、惟詩則一言之。然未有若夫子直言無知

之明決者。請問其旨。羅子曰吾人之學專在盡心。而心之爲心、專在明覺、如今日會堂百十其衆、誰不曉得相見、曉得坐立、曉得問答。曉得思量、此個明覺曉得、卽是本心。此個本心。亦只是明覺曉得而已。事物無小大之分。時候無久暫之間。眞是徹天徹地、而貫古貫今也但此個明覺曉得、其體之涵諸心也。最爲精妙、其用之應于感也、又極神靈。事之既至、則顯諸仁、而昭然若常自知矣。事之未來、則藏諸用、而茫然渾然、知若全無矣、非知之果

無也心境漸寂而覺照無自而起也譬則身之五官口可閉而不言目可閉而不視惟鼻孔無閉香來即知嗅之其知實常在也耳孔無閉聲來即知聽之其知亦實常在也然嗅之知也必須香來始出時或無香便無嗅之知矣聽之知也必須聲來始出時或無聲便無聽之知矣孔子當鄙夫之未問却真如音未臨乎耳香未接乎鼻安得不謂其空空而無知耶及鄙夫既問則其事其物兩端具在亦即如音之遠近從耳聽以區分香之美惡從

鼻臭以辨別鄙夫之兩端不亦從吾心之所知以叩且竭之也哉但學者須要識得聖人此論原不爲鄙夫之問而只爲明此心之體蓋吾心之能知人人皆認得亦人人皆說得至心體之無知則人人皆認不得人人皆說不得天下古今之人只緣此處認不真便心之知也常無主宰而雜擾以至喪真只緣此處說不出便言之立也多無根據而支離以至畔道若上智之資深造之力一聞此語則當下知體便自澄徹物感亦自融通所謂無知

而無不知，而天下之眞知在我矣。噫，聖人於此，寧非苦心之極也哉。

問讀論語何如。羅子曰：論語一書，直是難讀。芳初讀時，苦其淡然無味，殊覺厭人。稍長，從事孝弟，乃喜其一二條契合本心，然往往以近易目之。後養病家居，因究心書易，至堯舜二典，乾坤二卦，間有悟處，乃通身汗浹，始知天生孔孟，爲萬世人定魂魄，立性命，從之則生，違之則死也。自此以後，非語孟二書，輙厭入目，以至莅官中外，隨所施措，自然翕

順愈久而愈益簡要愈益精純也若戰國而下諸
公眞是用心徒勞而去道彌遠敝至今日可勝嘆
哉

問先儒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羅子曰孔顏之樂雖
未易知而孔顏之言行則具在也竊意此樂有自
本體而得則生意忻忻赤子愛悅親長處是也有
自用功而得則天機感觸理義之悅我心是也曰
此樂處某說要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處方是曰子
之論固是但先後卻欠分曉譬如尋其然須先覓

得源頭着了方掘去沙泥以遂其流不然其沙泥徒掘泉終無流又安得樂耶

問孔門恕以求仁先生如何致力羅子曰芳自知學即泛觀蟲魚愛其羣隊戀如以及禽鳥之上下牛羊之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少間隔輙惻然思曰何獨于人而異之後偶因遠行路逢客侶相見即忻忻談笑終日疲倦俱忘竟亦不知其姓名別去又輙惻然思曰何獨于親戚骨肉而異之意是動于利害私于有我焉耳從此痛自刻責

善則歸人，過則歸己，益則歸人，損則歸己，久漸純熟，不惟有我之私，不作間隔，而家國天下，翕然孚通，甚至毫髮不欲自愛，而念念以利濟為急焉，三十年，覺恕之一字，得力獨多也，

問今日用功當何下手，羅子曰，孔子十五而志于學，亦自其志之始而言之，其後立與不惑，只是此志真切，而愈精愈純焉耳，故志與學，原非兩事，亦無間歇時也，今日之急務，未立志者，須先嚴辨，已立志者，須更勇猛，若果早夜精進，即便是至誠無息，

亦即是孔門求仁。即是集義有事不忘。即是論作是敬。即是致其良知。而聖賢學問。更無不相對同。亦何憂不得手也。

問掃盡浮雲而見青天白日。與孔孟宗旨同否。羅子曰。語孟具在。如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看他受用。渾是青天白日。何等簡易。何等方便也。曰如是何人人不孔孟耶。曰此則由於習染太深。

聞見混雜、雖有志向學者、亦莫可下手也、曰此等習染聞見、難說不是天日的浮雲也、故今日學者、須要如磨鏡子樣、將塵垢决去、方是光明顯現也、曰觀之孟子、謂知皆擴充、即一知字、果是要光明顯現、但吾心覺悟的光明、與鏡面光明、却有不同、何則、鏡面光明、與塵垢原是兩個、吾心先迷後覺、却是一個、當其覺時、即迷心爲覺、則當其迷時、亦即覺心爲迷也、夫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而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也、故浮雲天日、塵埃鏡光、俱

不足為喻、若必欲尋個譬喻、莫如即個水之與冰、猶為近也、若吾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即是心迷、譬則水之遇寒凍、而凝結成冰、固滯蒙昧、勢所必至、有時共師友講論、胸次瀟灑、即是心開朗、譬則冰之遇煖氣、消融而解釋成水、清瑩活動、亦勢所必至也、況冰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心體具在、方是良知宗旨、真是貫古今、徹聖愚、通天地萬物、而無二無息、孔孟之功、真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而開太平於萬萬世也、

問吾儒之學、其大如此、然必有所以大處、不知何以見得、羅子曰、聖賢之道、原從心上覺悟、故其機自有不容已、否則矯飾而為之、又安能可久可大、而成天下萬世之德業也耶、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蓋反求此身、本有真體、非意見方所得而限量、潛於天地萬物之中、而超於天地萬物之外、渾然共成一個、千古萬古、更無能間隔之者、卻非皆備於我而何哉、程子謂認得是我何所不至、若以己合彼、則猶是有二、又安得樂抑

又安能聯屬天下國家，以成其身也耶。

問吾儕為學，此心常有茫蕩之時，須是有個工夫作得主張方好。羅子曰，據汝所云，是要心中常常用一工夫，自早至晚，更不忘記也耶。曰正是如此。曰聖賢言學，必有個頭腦，頭腦者，乃吾心性命而得之天者也。若初先不明頭腦，而只任爾我潦草之見，或書本膚淺之言，胡亂便去做工夫，此亦儘爲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工夫，只是汝我一念意思，爾既爲意念，則有時而起，便有時而滅，有時而

聚、便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而昏、縱使專心記想、着力守住、畢竟難以長久、況汝心原是活物、且神物也、持之愈急、則失愈速矣、曰弟子所用工夫也、是要如大學中庸所謂愼獨、不是學問一大頭腦也、曰聖人原日教人愼獨、本自有頭腦、而爾輩實未見得、葢獨是靈明之知、而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也、中庸形容、謂其至隱而至見、至微而至顯、即天之明命、而日監在茲者也、愼則儆畏周旋、而

常目在之顧諟天之明命者也。如此用功。則獨便是爲愼的頭腦。愼亦便以獨作主張。愼或有時勤怠。獨則長知而無勤怠也。愼或有時作輟。獨則長知而無作輟也。何則。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愼獨之功。原起自人。而獨知之知。原命自天也。况汝輩工夫。當其茫蕩之時。雖說已是怠而忘勤。已是輟而廢作。然反思從前怠時輟時。或應事。或動念。一一可以指數。則汝固說心爲茫蕩。而獨之所知。何嘗絲毫茫蕩耶。則是汝輩孤負此心。而此心却

未孤負汝輩天果明嚴須當敬畏敬畏

問格致之傳不必再補果然否羅子曰大學原只是一章書無所謂經無所謂傳也亦無所從缺無所從補也蓋其書從頭至尾只是反覆詳明以顯大人之學其初說明明德親民當止諸至善如一破題相似却即接連說但能知至善所當止則其意自定其心自靜其身自安以處家國天下而自得其平矣此是一個承題相似却亦只是反說以見明親當止至善也於是又申明如何是當止之至

善蓋明親這個物事其末終貫徹天下而其本初却根諸身心此是一定格則先知得停當然後徹得停當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能如是焉所以身心家國無不停當而爲明親之善之至也又決言自上至下既皆以身爲本而後停當若本亂且薄則決無停當之理所以必知本乃謂知至善也此却如小講相似亦不過將明親止至善衍說一遍至所謂誠其意者以下則如一大講逐件物事詳細條陳一段格則而格則最停當處則俱指

示以淇澳等詩、帝典等書、又即是以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爲至善也、推之如所謂正心脩身、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直至此謂國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也、總是每件物事與他一箇至善格子、而爲學者所當知者也、則一章

尾原自相應、亦自完全、何容補湊、

或曰、某於師語、皆能了悟、獨大學格物、猶似泛而不切、羅子曰、何謂不切、曰至善豈專屬古聖已耶、曰此近世學者、於朱子矯枉過中、更不小心下氣、將

孔子自身得力處討個入頭他原說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又說我非生而知之好古
敏以求之故自十五而志於學直至五十而學易
孔子一生受用此個學字以曰大學之道蓋言
學大人有個道而其道則在明德親民而止至善
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都明白說出規矩者
方圓之至聖人者人倫之至此個至字又是孟子
善發孔子信好古聖之一副肝腸如射之必設正
鵠樂之必始金聲而曰夷惠伊尹皆古聖人吾未

能有行、乃所願則學孔子、然孟子之學孔、孔子之
學堯舜、豈是舍了自巳的性善去做、但善則人性
之所同、而至善則盡性之所獨、故善雖不出於吾
性之外、而至則深藏於性善之中、今一槩謂至善
總在吾心、而不專屬聖人、是即謂有脚則必能步
而責扶携之童以百里之程、有肩則必能荷、而強
髫垂之孺以百觔之擔、豈知中庸初只言誠聖、而
末後方言至誠至聖、此聖誠兩個至字、與無聲無
臭至矣的至字、正打對同、所以謂聖智不達天德

不足以知、夫聖智猶且不足知天下之誠之至、況非聖智者乎、曰大學至善、却如何又最初即說知也、曰何必大學、中庸最初亦即說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但雖明白曉得人不易能、而不可不先求知、此則規矩方圓之至、大匠不敢因拙工而改廢之、況今細細推詳、大學之言至善也、不過親親長長、達之天下、却又與中庸其至的至處、適貫一理、正如夜明珠、原懸衣帶、必待識寶囬囬、乃能拈出、予謂至善在已、是就衣帶所懸者言之、予謂

至善屬聖訓、是就法眼拈出者言之、雖所指不同、而同歸此個寶珠也、

諸生侍坐、朗誦會語、或嘆曰、我師談道、每當天人合一、與心跡渾融處、眞是令人豁然有省、而躍然興起、已在我　昭代、當特稱一宗、而大事因緣、關係世道民生、非云小可也、大衆聞之、同聲欣慶、羅子因舉格物之論、爲問、或咲而言曰、此亭有個公案、請正、宋時晦菴先生、意似向外、乃於無極太極、再四稱是、象山先生、意似向裏、乃於無極太極、再四相

非近如我師歸宗性地、却又以至善爲聖訓格言、門下獨不謂然、則又留心經解之最篤者也、豈非古今一異事也哉、曰此處關鍵頗重、故不敢苟從、但爾等蓄疑不放、久當沛決江河也、或靜默久之、曰、老師以孝弟慈、喫緊提掇性體、且於諸家講說、非排特甚、故居常謂老師言、固尊信聖謨而已、身不免相背、曰此却兩下各有個意思、須要分別明白、蓋爾將至善看作純全天理之極、謂是人人性體、予則謂此體雖同然、惟至聖乃能先得、今且莫

說純全極處衆不能知即近易粗淺如一個孝弟慈若非大學懇切提撕誰人曉得從此起手起手之差其初不過毫釐而究竟結果其終將謬千里故知爾天理純全雖似近而反不近如鄙見所憑聖訓格則雖似遠而實不遠孟子則只得孟子之道性善一邊鄙見則并孟子言必稱堯舜兩邊兼得也

問中庸之書原出禮記今看大哉聖人之道一章與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又與親親之殺

禮所生也、果然皆爲禮經而發、羅子曰何待至此即首章中和二字、便開口說出此禮精髓、其後所云皆禮之膚髮而已、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先儒觀未發氣象、不知當何如觀也、曰子不知如何謂爲喜怒哀樂未發、又如何知得去觀其氣象也耶、我且詰子、此時對面相講、有喜怒也無、曰無、有哀樂也無、曰無、曰既謂俱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也、此個未發之中、是吾人本心常體、若人識得此個常體、中中平平、無起無作、則物至而知、知而喜

怒哀樂出焉，自然與預先有物橫其中者，天淵不侔矣，豈不中節而和也哉，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中心常無起作，即謂忠信之人，如畫之粉地一樣，潔潔淨淨，紅點着便紅鮮，綠點着便綠明，其節不爽，則其文自著，節文既著，而禮道寧不有餘蘊也哉，

問吾儕往時，只說道中庸是本書，今日方曉得中庸是個人也，第吾終日講解說本中庸，却無一個曉得我自已，即是中庸，羅子曰，天下古今，豈止自是

中庸而不肯自認做中庸一端而已哉即如仁者人也分明自已是仁却死殺不肯自認做仁又如知之爲知知之不知爲不知分明自已是知却死殺不肯自認做知靜靜思之我此半世孤負天地造化賦與虛靈之至寶而甘心輕棄於塵泥孤負父母劬勞養成軒昂之丈夫而甘心同朽於草木孤負千聖萬賢作經作傳掀開天賜之寶藏打醒降生之元神而採取不肯伸手觀玩不肯舉目甘心躃顛頹惰將以下愚終此一生其罪愆積久眞自

追悔無及。但願我有學諸大長者、有志諸大英傑。
大家同加警覺、大家爭自濯磨、戰兢以奉若明命、
戀切以期報親恩。潛思以學通聖蘊、則仁知中和、
昔在書冊、今皆渾全在我此身、則光岳元神、浩然
還復充塞、至寶輝煥、赫爾明照乾坤、不惟鄒人之
罪過、獨消、而且諸公之功德無量矣。
周中庸一書、其義理真是涵藏無盡、然非先王善於
發揮、則茫蕩無所從入。今覺聞教以來、不止作聖
途徑極其簡要、且於世道人心、甚相關切、願不惜

底裡。爲諸人詳之。羅子遜謝既久、乃改容嘆曰、芳至不才、然幸生儒家、方就口食、先妣即自授孝經小學論孟諸書、後同先君、遇有端緒、便將自前孝友和平、反覆開導、故尋常於祖父伯叔之前、嬉遊於兄弟姊妹之間、更無人不相愛厚。但其時氣體孱弱、祖父最是憐念不離、年至十五、方讀論語、出就舉業、所遇之師、却是新城張洵水先生、名璣、爲人英爽高邁。且事毋克孝、每謂人須力追古先。於是一意思以道學自任。却宗習諸儒各樣工夫。屏

私息念忘寢忘食奈無人指點遂成重病賴先君
舊領陽明先生之教覺見用功致病乃示以傳習
錄一編不肖手而讀之其病頓愈而文理亦復英
發且遇楚中高士爲說破易經指陳爲玄門造化
予竊心自忻快此是天地間大道真脉奚啻玄教
而已哉嗣是科舉省城縉紳大舉講會見吉中顔
山農先生名鈞今改名鐸芳具述昨遘危疾而生死能不
動心今失科舉而得失能不動心先生俱不見取
問之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芳請克去己私復還天

理、非制欲也、能以遽體夫仁哉、先生曰、予不觀孟氏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矣、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時芳大夢忽醒、乃知古今道有眞脈、學有眞傳、遂師事之、比聯第歸家、苦格物莫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說殆千百不同、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先君、先君亦多首肯、然終是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今說、覺心甚痛快、中宵直趨臥內、聞於先君、先君亦躍然起

舞。曰得之矣。得之矣。迄今追想一段光景。誠爲生平大幸大幸也。後遂從大學至善。推演到孝弟慈。爲天生明德本自一人之身。而未及國家天下。乃凝頓自己精神。沉思數月。遐想十五之年。從師與聞道學。其時目諸章縫。俱是汙俗。目諸黎庶。俱是冥頑。而吾儕有志之士。必須另開一個蹊徑。以去思念存心。別起一個戶牖。以去窮經造理。餅様雖晝完全。饑飽了無干涉。徒爾苦勞心身。幾至喪亡莫救。於此不覺驚惶戰慄。自幸宿世何緣。得脫

等苦趣。已又遐思童稚之初。方離乳哺。以就口食。嬉嬉於骨肉之間。怡怡於日用之際。闗往闗來。相憐相愛。雖無甚大好處。却又也無甚大不好處。至於十歲以後。先人指點行藏。啓迪經傳。其意趣每每契合無違。每每躬親有得。較之後來着力去處。難易大相徑庭。則孟子孩提愛敬之良。不慮不學之妙。徵之幼稚。以至少長。果是自己曾經受用。而非虛語也。夫初焉安享天和。其順適已是如此。繼焉勉强工夫。苦勞復是如彼。精神之凝思愈久。而

智慮之通達愈多由一身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家一家之中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家而觀之一國一國之中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國之孝弟慈而觀之天下天下之大亦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又由縉紳士夫以推之羣黎百姓縉紳士夫固是要立身行道以顯親揚名光大門戶而盡此孝弟慈矣而羣黎百姓雖職業之高下不同而供養父母撫育子孫其求盡此孝弟慈亦未嘗有不同者也又由孩提少長以推之

壯盛衰老孩提少長固是愛親敬長以能知能行此孝弟慈矣便至壯盛之時未有棄却父母子孫而不思孝弟慈豈止壯盛便至衰老臨終又誰肯棄却父母子孫而不思以孝弟慈也哉又時乘閑暇縱步街衢肆覽大衆車馬之交馳負荷之雜沓其間人數何啻億兆之多品級亦將千百其異然自東徂西自朝及暮人人有個歸着以安其生步步有個防範以全其命窺覷其中總是父母妻子之念固結維係所以勤謹生涯保護軀體而自有

不能已者其時中庸天命不已與君子畏敬不忘
又與大學貫通無二故予自三十登第歸山中間
侍養二親敦睦九族入朝而徧友賢良遠仕而躬
御魑魅以至年載多深經歷久遠乃嘆孔門學庸
全從周易生生一語化將出來蓋天命不已方是
生而又生生而又生方是父母而已身已身而子
子而又孫以至曾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子孫是
替天命生生不已顯現個皮膚天命生生不已是
替孝父母弟兄長慈子孫通透個骨髓直豎起來

便成上下今古橫亘將去便作家國天下孔子謂
仁者人也親親之爲大焉其其將中庸二八字已是一
句道盡孟子謂人性皆善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其將中庸大學亦是一句道盡然未有知我
太祖高皇帝聖諭數語之簡當明盡直接唐虞之統
而兼總孔孟之學者也往時儒先每謂天下太平
原無景象又云皇極之世不可復見豈知我
大明開天千載一日造化之底蘊既可旁窺舉世之
心元亦從直指盡數九州四夷之地何地而非道

盡數朝野蠻貊之人何人而非道雖貧富不同而供養父母則一雖智愚不等而教訓子孫則一雖貴賤不均而勤謀生理則一故芳至不才敢說天下原未嘗不太平而太平原未嘗無景象而王道極其蕩平亦且極其正直不容作好作惡於其間也然其皇極世界舍我

大明今日更從何求也哉故前時皆謂千載未見善治又謂千載未見眞儒計此兩段原是一個但我

大明更又奇特蓋古先多謂善治從眞儒而出者

朝則是與儒從善治而出蓋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神聖德統君師只孝弟數語把
人精髓盡數捧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轉回腳底
以我所知知民所知知天下共成一個大知以我所
能能民所能能天下共成一個大能知能盡出天然
聰明自可不作此豈非聖治之既善而儒道之自
真也哉竊謂論治於今日者非求太平之爲難而
保太平之爲急談學問於今日者不須外假乎分
毫自是充塞乎天地此樣風光百千萬年乃獲一

見而吾儕出世忽爾遭逢於此不思仰答　天恩勉脩人紀敢謂其非夫也已敢謂其非夫也已

問中庸比之大學似更深奧程子曰先賢亦云大學爲入道之門但以鄙見臆度則義理勿論而其次第則當先中庸而後大學時坐中習禮記者愕然曰先生豈嘗細觀禮經篇目耶蓋二書雖宋時選出而現存篇次則果中庸先而大學後也問者曰大學係曾子所作中庸係子思所作何得世次亦無序耶曰二書所作果相傳如是但竊意孟子無

謂願學孔子而七篇之言多宗學庸則此書信非孔聖親作不能而孔聖若非五十以後或亦難着筆也蓋他分明自說五十而知天命今觀中庸首尾渾全是盡性至命而大學命世規模以畢大聖人能事也故中庸以至誠至聖結尾而大學以至善起頭其脉絡似彰彰明甚自揣鄙見或亦千慮一得而非敢空杜撰也試共思之

問大學自有先後之序如何必先中庸羅子曰吾人此身與天下萬世原是一個其料理自身處便是

料理天下萬世處故聖賢最初用功便須在日用常行日用常行只是性情喜怒我可以通於人人可以通於物一家可通於天下天下可通於萬世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此等平正田地百千萬人所資生活却被孟子一口道破說人性皆善若不先認得日用皆是性人性皆是善蕩蕩平平了無差別則自己工夫已先無着落處又如何去通得人通得物通得家國而成大學於天下萬世也哉

問大學首重格物、如中庸論孟章旨各殊、難說皆格物也。羅子曰、豈止四書、雖盡括五經、同是格物一義。蓋學人工夫、不過是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四書五經、是誠正脩齊治平之善之至者。聖人刪述、以為萬世之格。大學則撮其尤簡要者而約言之、所以謂之曰在格物也。今觀其書、通貫只是孝弟慈、便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孟子謂其道至邇、其事至易、予亦敢謂其格至善也。曰今世學人、誰不在身心家國上用劝、其用功亦誰

不將聖人方法講求、則人人現成、盡是格物矣、又何必特地拈出、以起一番爭論、曰此是古今一大關鍵、細觀古人惟是孟子一人、識得其他大賢大儒、總皆忽畧過了、蓋宇宙乾坤、聚精會神、纔生得一個孔子、孔子自十五志學、千辛萬苦、好古敏求、纔成得大學一書、其書乃仁天下萬世之格則、視其他泛論之言不同、孟子有見、所以把列聖羣賢一齊擱開、而只願學孔子也、故吾人不期學聖則已、學聖則必宗孔子、而宗孔子則舍大學奚以哉、

此格物所以爲古人一大關鍵不辭罪我而妄肆言說也觀者亮之

問慎獨工夫羅子曰慎獨一言並作於中庸大學夫吾人生宇宙間自旦至暮自少至老樞紐默運只此一個虛靈雖封帝奏些子不上却瞞昧些子不過所謂巳獨知之者也獨之靈體通徹於帝天獨之妙用昭察於率土中庸爲根極道原乃的指此知之見於隱顯於微而天命臨鑒無須臾之或離故嚴恭寅畏無毫髮之敢忽是則慎之所自起者也

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乃切示以絜矩之方謂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所欲則與聚所惡則勿施吾心之知不昧斯在人之性不拂辟則將為天下僇矣有國家者敢不嚴再于哉是則獨之所由施者也然大學之云好者即中庸之所喜而樂者也大學之云惡者即中庸之所怒而哀者也要之忠恕二字足以盡之蓋中心守正則喜怒哀樂必無妄發如心順應則隨所好惡天下均平矣聖門求仁之法真是約而不煩簡而無外慎獨一言直[illegible]

之宗、王道之要也。凡存乎人者、豈無是心之良哉、其所以喪失而乖戾者、則以物交之爲引、而喜怒之無節、則天理滅而遠禽獸也不遠矣、嗚呼、平旦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知之在於獨者、何其親切而著明哉、愼茲以往、而須臾弗離、則中庸之明命、大學之明德、自可上通乎帝天、而下光乎率土矣、

問學庸二書、會講中論亦縷縷然、其貫通合一之義、請更詳之、庶便人人從事也、羅子曰、此二書却是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二句是以盡其梗槩蓋先王立教本是欲人之皆爲聖人但不明性善則無根源不法先聖則無規矩然古先聖人所以足爲作聖之規矩者正以其只盡自巳之性只明巳性之善而更無纖毫之或取諸外也今且不論其他且說孔子及門之士動以千百孟子及門之士亦動以千百豈不個個志凌物表而個個見出人羣但叫他盡巳之性則肯叫他信巳性之善以之則不肯矣叫他學爲堯舜則從叫他只把孩

之孝弟去學堯舜，則亦從矣，及門之士且然，則其
他私淑敎言，以至後來想望丰采者，又將何如，聖
人于此，也無可柰何，欲以盡言，而信從者寡，欲遂
不言，而學脉未廢，於是筆此二書，其書雖各自爲
篇，而貫通只是一意，中庸雖若專言性善，而聖人
所以盡性之底蘊具在也，大學雖若專言法聖，而
性善所以成聖之脉絡具存也，今且論天下中從
何來，乃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庸何從名，乃中等
平常之人也，今此中等之人，名以庸常之輩者，又

豈不謂各隨已性而易簡率直也哉此簡易率直以爲知其知不須人思慮却是陽明發越而天命之照耀也此[redacted]率直以爲能其能不須人學習却是陽和充盈而[redacted]命之活潑也故性不徒性而曰天命之謂性[redacted]不慮之知既爲天知則舉千萬人而可以同[redacted]不學之能既爲天能則舉千萬人而可以同能故[redacted]徒道而曰脩道之謂教矣夫此道根諸命顯諸性普諸敎則天與吾人更無一息之可離而吾人與天又可一息之不畏

也哉但可惜百姓却日用而不知故其庸常知能原雖赤子皆良後來無所收束則日逐散誕加以見物而遷可好而喜樂輙至過甚可惡而哀怒輙至過甚貪嗔橫肆將由惡終矣惟是君子顧諟天之明命性靜時惺惺然戒慎性動時惺惺然恐懼於潛隱而常若昊天之現前於微暗而常若上帝之臨照慎獨既無須臾之或間則道體自能恒久而不遷率其簡易之知以爲知而日夕安常處順率其簡易之能以爲能而隨處有親有功既無業

怒亦無哀樂則性善之中任其優游造化之中亦從其中出入矣此則天然自有之定體而聖賢不二之定守也然豈惟未發而然哉就是喜怒哀樂或因物來而發其完養保合亦自有節而和夫中和合德於君子之身則命自已立而教不自已行也哉蓋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原可合千萬人而歸之一人和也者天下之達道原亦可以一人而公之千萬人也故君子致其中於天下而必使人人之皆中致其和於天下而必使人人之皆和要之

惟日用和順其天常。則物感斯安全於心極、天地之大。自中庸而定位乎中。萬物之繁。自中庸而並育於外。蓋不已之命。爲繼善之所從出。而無妄之興。均成性之所同然。自非君子敎道之脩明、又何以見中庸之純一也哉。夫此道名之曰中庸、見天下萬世、惟此是個恒性。惟此是個常德。而定不做聖人的盤子。更不容你高着分毫、亦不容你低着分毫。而爲王道之平平。王道之蕩蕩。王道之正直也。初則推本其出於帝天之命、所以表其爲純粹

之極故首嘆之曰中庸其至矣乎中間將古今許多聖賢聖賢許多大德業或從天而體之於己或從己而贊之於天雖備稱其為聖神功化之極而實表顯其為不慮不學之良終則復嘆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至矣乎惟是此個中庸首尾皆嘆其為善之至所以大學便將此至善欲人止之以為明德新民之規矩格則也此今細心亞个大學一篇相似只是敷演中庸未盡的意義如中庸說庸德庸言而大學則直指孝弟與慈為天生明德

也、中庸說脩道以成教、而大學則直指興仁興讓

爲與民相親也、中庸說身心處、或畧國家說家國

處、或畧身心等項、大學則直指本末只是一物、終

始只是一事、而中間更無縫隙也、中庸說脩齊平

治聖人甚樣神化、大學則直指只是其爲父子兄

弟足法、而人自法之、即是神化、而俱在面前、一日

可了也、要之均言人性之善、亦均言人須學聖人

以盡所性之善、中庸多推原古今聖人、由庸常以

造極至、而其言渾融含蓄、大學多鋪張古今聖人、

成德以爲行事、而其言次第詳明、故雖均盡性、而工夫不同、雖均法聖、而規格却異、今且將大學首章請正、夫天命流行、於穆不已、畢竟得日用光昭、開朗、方顯化工、在人之日用、則良知也、知爲已子、則自以慈相親、知爲已母、則自以孝相親、知爲已兄、則自以敬相親、天德之明、知之無盡、則人心之親、亦相通無盡、古今聖人之學、所以爲學之大、聖人大學之善、所以爲善之至、吾人欲學其學之大、而可不求止其善之至乎、於其善之至、能知之

斯其學之大自爾得之定靜安慮四字是形容知止之止字本來純一亦是顯現至善之至字極其果確也葢天下本末只共一物未有枝葉而不原於根抵根抵而不貫乎枝葉者也天下始終只共一事未有欲如此結束而不由如此肇端者也於此用功而先後分曉則明德以親民其道可以善而善亦可以至矣試觀古之聖人欲明明德於天下夫欲明明德於天下是本末一物而始終一事也他却於所先而先之治國齊家而及於致知在

格物也、於所後而後之、格物知至、而及於天下平也、悉心體認、作大學者、其旨趣要此學、學得大、而又要大學之道、道得善、善得至、明明德於天下而先之國家、國家而先之身心、原始要終、由天下之本、及天下之末、而了天下之大物也、了天下此個大物、不思古今格則以格其物、則本何以舉末、末何以歸本、學且未也、而況於善、善且未也、而況於至耶、故緊接以物既得其格、而善斯知其至矣、此個格物、二千年來、訓釋多多少少、方不量力主張

玆說極知誕妄但聯絡大勢頗爲貫串查對石刻古文亦覺不相背戾況下文天子以至庶人一是脩身爲本又自註釋本亂則末難治蓋本亂則影不自厚而所薄又安能以歸厚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如何本末之格而非善之至也哉若本之身心以通乎家國天下盡天下國家而管之身心其說在大學再無詳於誠意一章却總是稱述六經賢聖之格言以立本定舉末之主意即便是知止而有定心正則是能靜身脩則是能安齊治平則

是能慮而得也至明言盛德至善而民不能忘復詳所以沒世不忘却是親親賢賢樂樂利利至後頭將親親賢賢演出許多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將樂樂利利演出許多用人理財要之上下四旁各得分願貫天下國家本末相共為一物始終相共為一事學問規模果然遠大所引章句一一俱出六經所指德業一一俱是帝王賢聖序以循之而條理[illegible]不紊皆以通之[illegible]禮記之可一一學問格訓[illegible]合於

人心之公極夫天然之善而至也夫夫者是孩提而知愛弟是孩提而知敬慈是未教而養子若非中庸推原出于天命之性標顯率於平常之道何以使人人信從而知爲古今之學之大也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直至知天地之化育若非大學指陳爲千聖之成法萬世之的訓何以使人人奮勵而必精造身心大學之善之至也哉嗚呼吾夫子在世七十餘年其心只以仁天下萬世爲心其事只以仁天下萬世爲事故曰我學不厭

而教不倦、今看二書、其真切懇到、令人人可想見
興起而不容已。芳是敢於今日、直述荒謬、而漫爲
之辭、其亦思效涓滴於滄海、而益纖埃於崧華也、
知我罪我、幸共鑒諸、

萬曆甲戌季冬、羅子會五華書院、三生講書、初仕而
優則學、次顏淵季路侍、又次富與貴、畢、衆求爲記
啓迪、進諸生而前曰、汝曹今日、且須究竟聖賢、我
生所學者何、所仕者何、大學云格致誠正脩身、是
謂學、齊治均平、是謂仕、要之中間貫串一句、只說

明明德於天下、至其實實作用、則只是個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細細說、似有兩件、貫通實為一事、故孔子言志、獨以老安少懷朋友信為個話頭、看他所志如此、則學便是學這個、仕便是仕這個、此外更無所學、更無所仕、亦更無所謂志也、夫子此志、從十五歲便曉得要絜此孝弟慈的矩、至六七十歲與顏淵季路言志之時、便自許得隨心隨意、隨處隨人、皆隨所願

而不踰此矩也此矩隨心而絜則上便上得其所下便下得其所左右便左右得其所上下左右皆得其所乃謂之仁聖人之志常常不違此仁蓋自終食之間起以至終日終年而直至於七十終身其心心念念以天下爲一家而不計自已之家以中國爲一身而不顧自已之身如此而貧亦如此而富而無心於去貧處富也如此而賤亦如此而貴而無心於去賤處貴也漢高祖只是一代英主且云爲天下者不顧家况聖人仁天下之志欲思

老老以及人之老長長以及人之長幼幼以及人之幼其決烈勇猛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寒如江河之必於沛然赴海則其一身之貧賤富貴又安足係累毫髮也哉故時常自道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爲天下之志直是如此其切爲身家之意直是如彼其輕所以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而可速則速彼少有繫累又安能超絕千古獨其萃聖而昭顯時中之心矩於萬世無彊也哉諸公咸

相與稱善命諸生歌南山五章以頌祝大平云
武定諸生講天命之謂性一章舜其大知也與一章
天下國家可均也一章既畢乃進而謂之曰聖賢
置此經書不是徒資吾輩詞章而國家立學養士
亦非徒以詞章望於吾輩須是悉心體認俾窮則
足善其身達則可善天下也有問如何體認曰此
書須要先認中庸二字蓋中庸二字即是平常二
字也故其首章語道即曰率性率者自然而然不
別加意思是也又曰不可須臾離須臾者自朝

莫無時而非率此性也、又曰喜怒哀樂、喜怒哀樂者、本隨感而見、無事而非率此性也、故此個道理、充滿於日用、發舒於性情、聖人與愚人一般、今人與古人一般、故善求道者、不求諸古、只求諸今、不求諸聖、只求諸愚、蓋識得今時愚人所知能的、便識得古時聖人所知能的了、夫子以世之學者、不曉得如此求道、往往慕於高遠而失之、故將大舜來做箇則樣、說道天下皆稱讚舜帝是太知、而不知舜之所以好問而察者、無非從淺近之言、而其所循

執而用者。又只是下民之中。蓋言有淺近。而理無淺近。淺近之言即理也。民有卑下。而中無卑下。卑下之民。亦中也。試看今時閭閻之間。愚蠢之婦。無時不抱着孩子嬉笑。夫嬉笑之言語最淺近。閭閻之村婦最爲卑下。殊不知赤子之保。孩提之愛。到反是仁義之實。而[illegible]乎之本也。且細細論之。則不惟舜之用中於民而已。鳶魚飛躍。而上下察焉。又用中於鳶魚也。庭前意思。自家一般。又用中於草木也。吾輩有志在家。要做好人。只是循着

知良能、以孝親敬長、而須臾不離。便做得好人。在
外要做好官。只是猶着良知良能、以率人孝親敬
長、而須臾不離。便做得好官。若人人如此、便中庸
可能矣。柰何管商之徒、惟以法制把持天下。且個
個爭效法之、是做好官的不以中庸做好官矣。長
沮桀溺、以高潔而辭爵祿、荊軻聶政、以意氣而蹈
白刃。且個個爭效法之、是做好人的不以中庸做
好人矣。此夫子所以重嘆中庸之不可能、乃是就
以前數等之人、說他不能、非謂中庸之果難能也。

夫以前數等之人、原生學問不明之時、委無足怪、若今我　明聖諭首先以孝弟慈和爲治、而先儒陽明諸老、又惓惓以良知良能爲教、則諸生視前人、已是萬幸、正好趁此發憤、做個眞正好人、做個眞正好官、以光顯此地新闢之學宮、而　副君長師友作興之美意也、豈非一大快事耶、勉之勉之、

彌勒諸生、講爲政以德一章、道之以政一章、旣畢、羅子進講者問之、曰汝講爲政以德的德字、道之以德的德字、說許多以內聖爲外王、以精神心術爲

[illegible]至化導已是詳備可聽但不曉得個着落則講
會處便不切實既欠切實則講貫處便不精神我
且問你爲政以德政字可就是道之以政的政字
否曰即是云此個政又曰無爲而民自歸的民字
可就是民免而無恥的民字否曰即是此個民了
曰政爲民而立則政之所云必民也　政既是
民間之事則爲政以德之德道之以德之德便須
曉得聖人說的亦就是民間日用常行之德也民
間一家只有三樣人父母兄弟妻子民間一日只

有三塲事、奉父母、處兄弟、養妻子、家家日日能盡力幹此三塲事、以去安頓此三樣人、得個停當、如做子的、便與父[illegible]一般的心、做弟的、便與哥哥一般的心、做妻的便與丈夫一般的心、恭敬和美、此便是民三件好德行、然此三[illegible]行、却是民生出世帶來的、孟子謂孩提便[illegible]親、稍長便曉得敬兄、未學養子而嫁、便曉得[illegible]誠求中、眞是良知良能、而民之秉彛好是懿德也、但這民衆、無上人與他說明、此是人家第一好事、大家該做、即說與

他聽吁他去做又無人做樣子與他看便說也不信所以人家父子兄弟夫妻之間不免相忤相爭本來美德却反成惡俗矣故聖賢為政不徒只開示條欵嚴立法令教他去孝弟慈而自己先去孝弟慈如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久之則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便是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果然有耻且格若北極一旋而衆星自環拱之更不待上之人去刑罰他

追究他自然大順而大化也若泛然只講個德字而不本之孝弟慈則恐於民身不切而所以感之所以從之亦是漫言而無當矣若論以德爲政都又有個機括俗語云物常聚於所好又曰民心至神而不欺今只爲民上者實見得此孝弟慈三事是古今第一件大道第一件善緣第一件大功德在吾身可以報答天地父母生育之恩在天下可以救活萬民萬物萬世之命現現成成而不勞分毫做作順順快快而不費些子勉強心心念念

親母親不喜歡抱養孩兒誰的哥哥姐姐不喜
看護小弟小妹人這個生性這樣良善官人與與
人一般漢人與夷人一般南人與北人一般大
明朝人與唐虞朝人也是一般但堯舜生來見得
這個是我的天性亦是人的同性既以之自盡亦
以之盡人但人有一句善言入耳便懽然覺如已
的善言人有一件善行入目便懽然覺如已的善
行不用去取而無善不取不用去樂而無取不樂
所以能底豫克諧而致天下之善士皆歸一年成

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無人。無我。而渾然。天下。皆
定。皆化。會。歸於。大。同也。仲尼祖述堯舜、却指出個
仁來立教、其自註解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當時
弟子除顏曾外、更無一個肯信。后來却待一個孟
子走將出來、便一口道盡。說仁之實事親是也。故
今細看兩人精神、但有問答言詞、每每只在各人
身上。纔說各人自已。便關連着天下。人身上。總是
他見透了。那堯舜善與人同的根源下。落所以纔
教顏子克已復禮、便曰一日天下歸仁。纔教仲弓

所惡勿施便曰在邦在家無怨教子路以爲政先
即是躬行孝弟於上教冉有以富而教之者即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謹庠序之教申之
以孝弟之義也即如君子三樂一章亦是要以首
章爲主蓋父母俱存是樂於盡孝兄弟無故是樂
於盡弟能以孝弟爲樂方仰無愧於好生之德所
謂在家邦爲孝子在天地爲仁人也方俯不怍於
人而孩提無不愛親無不敬長不失赤子之心名
爲大人也方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

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家邦自此而無怨天下自此而歸仁家邦天下咸歸夫仁則可盡得一世明庸之賢才覯德觀風踴躍興起以與人爲善而歸於大同也不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而何哉於是合堂貴賤凡千百之衆皆同聲感嘆謂果然我等人人皆可做得羅子復申而告曰此時諸人各各信得極是古今希有之事當時孟子一生之言未曾得一個相信有個樂正子雖是見得此個西可欲可愛然問他是自己性生的便不免有疑

夫有諸己之謂信，葢能信得有諸己也，葢此信字，對疑字看，是樂子半疑半信，所以說他在善信之間，此處既信不透，則障礙阻滯，决不能得黄中通理，黄中所通者，即一陽真氣從地中復，所謂克己而復者也，中通而理者，即陽光而明，所謂復以自知，而文理密察，以視聽言動而有禮者也，故從此而美在其中，從此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便是以可欲而先諸己，施諸人，通諸天下，及諸後世，方可以望乎大而化，化而神也，樂正子以後則孔孟此

路眞脉斷絶不談。及宋時乃得諸儒興起。中間也不免疑信相半。至有以氣質來補德性說是有功於孟子。看來還於性善處有未脗合。至我　太祖高皇帝挺生聖神。竝把孝順父母六言以木鐸一世聾瞶。遂至眞儒輩出。如白沙陽明諸公奮然直指人心固有良知以爲作聖規矩。英雄豪傑海內一時興振者不啻十百千萬。誠爲曠古盛事。今日諸君欲見如何爲顏冉家邦天下之人。只此堂便是。如何爲魯衛先勞教養之政。只此堂便是。如何

爲君子三樂。只此堂便是。如何爲唐虞堯舜與人爲善。翕然大同。亦只此堂便是。蓋此個性善。平平地鋪在滿堂。高也高不得。低也低不得。也不許你有餘。也不許你不足。也更不要說先時。也更不要說後日。只各各在於當人。人人在於當處。所以謂之曰平常。又謂之曰中庸。以此中平之理。常在於身。便曰平心。易氣。以此中平之理。施之於人。便曰平易近民。以此平政率民。而民從之。便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太平也。衆忻忻曰。我等各各

須歡天喜地、以共享我　太祖高皇帝、　當今皇

上太平之福、於無疆無盡也已。

有般諸生講天命之性一章、顏淵問仁一章、君子之

道辟如行遠一章、畢羅子進講者問之曰、經書註

疏、因求理趣明白、故不容不為詳悉分別、中須識

得渾融處、方於汝身有個受用。即知中庸首章說

有性有道有教、至行遠登高、却只說個君子之道

是豈無天命與仁在中。至克己復禮、却只說個仁、

是又豈無性道與教在中、故善讀書者、既知詳悉

於章旨、更兼統會於自身、否則如說食者、雖詳明其種藝根荄、而滋味不曾入口、說衣者、雖悉曉其織衽絲縷、而和煖未曾着膚、縱讀書萬卷、於予竟何益耶、其生良久對曰、今只能存此心、卽可兼通諸書矣、羅子詰之曰、如何是汝之心、又如何存汝之心、生曰、只常時求盡孝弟、便是存心、復詰之曰、孝弟二字、極說得是、但今時汝之父母兄弟、俱未在此、如何去盡孝盡弟、或又只仍前說書相似矣、生良久進曰、此時對太公祖、可是存心否、羅子曰、

心活潑潑地東西、在家便孝弟、在此便對答、順而循之、便謂之存矣、其生忽然踴躍不勝曰、吾心頓覺開明、羅子指而言曰、此時汝心他人不及見處、卽是隱、卽是微、而獨覺光明處、卽是莫見乎隱、卽是莫顯乎微、此個莫見莫顯之體、雖率汝自家心性、然却是天之明命、而上帝監臨之也、蓋天與人原渾然同體、其命之流行、卽已性生生處、已性生生、卽天命流行處、但一顧諟則見得須臾難離、惕然警覺、恐然悚動、而光輝愈益發越、卽是火之始

然而一陽之氣從中復也地中卽謂之黃中黃中而通者乾陽之光明知之所始也乾知大始處便名曰復復也者卽予心頓覺開明所謂復以自知者也予心既自知開明又日見光輝愈加發越則目便分外清朗耳便分外虛通應對便分外條暢手足便分外輕快卽名中通而理所謂天視自己視天聽自己聽已身代天工已口代天言也頃刻之間暢徧四肢則視聽言動無非是禮喜怒哀樂無不中節天地萬物果然一日而皆歸吾仁以位之

育之、而其脩道立教之機、亦只反觀一己身中、更不俟他求而有餘裕也。故先儒有解克己復禮、作能身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作只此禮以視聽言動、更覺順快然、又有說焉。予之反觀身中、雖已見得開明、見得發越、但恐子或謂我是讀了許多經書、做了許久秀才、歷了許大事體、方纔有此知覺、是則只從道之高遠處看、却不道君子之高遠、原自藏在卑近處也。何謂高遠、汝今日光輝發越、是心知之充廣者也。何謂卑近、汝原日赤子出世是

心知之萌動者也然汝初出世做赤子時孩之則
笑提之則動見父母便愛見哥哥便敬其心知了
了視聽雖微也未嘗不條理喜怒雖髣也未嘗不
節奏是則至卑至近之中而至高至遠的道理何
嘗不悉寓於其內耶今時解說把父母其順做高
遠據孟子說人之良知與大學說未有學養子而
後嫁則宜兄弟和妻子順父母正是鄉村愚夫愚
婦之所共知共能者恐只可作卑近而高遠自在
方更有味也由此至章統會看來則孔門宗旨渾

然只是一個仁字。此仁字溯其根源。則是乾體純陽。生化萬彙。無一毫之間。無一息之停。無一些子之昏昧。貫徹民物。而名之曰天命之性也。本其發端。則人人不慮而自知孝。不學而自能弟。不教而養乎自心。求而中。默順帝則。莫識莫知。名之曰率性之道也。究其中間作用。則聖賢以人弘道。敬而脩之。初須直信本心。從中通悟。而陽光內透。天命其在我矣。繼須顧諟天明。愼畏將奉。赤子真心。于時保之矣。由是邇而可遠。卑而可高。禮與天地而

同其中樂與天地而同其和萬民賴之以立極爾物藉之以完生而吾自己一腔之中亦將同體乎萬方萬世而希乎踐形惟肖之歸矣諸君其共勉之

過海諸生講人之所不慮而知者一章君子有三樂一章時邑中居民無老幼咸聚觀聽羅子謂之曰讀聖賢之書先要見得聖賢之心事其書就着方有精神衆人聽着亦有滋味聖賢之心何心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朱子註得極好曰學大

學也。志大學者，欲人明明德於天下也。明德只是個良知，良知只是個愛親敬長。愛親敬長而達之天下，只是興仁興義，而脩齊治平之事畢矣。故此一章，全重在無不知愛、無不知敬。此無不知三字，一頭管着自己意知心身，一頭管着國家天下。只因人生出世來，此條命脈原是兩頭都管着。所以大學纔說物之本，便連及其末；纔說事之始，便要及其終。堯舜纔克明峻德，便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武周纔追王上祀，便達之諸侯，達之大

夫而及士庶人也、達之天下達字、要同中庸達孝的達字解、達孝達字、要同下文達之諸侯的達字解、如云親親以盡仁、敬長以盡義、更無他術、只如古先帝王達之天下而已矣、若依舊講作申明上文看、則前已言無不愛、無不敬矣、其詞亦不贅耶、試看此時、對着滿前師生、以及父老子弟、將數百人、那個不曉得要愛親、那個不曉得要敬兄、那個愛親敬兄、不是從出世來、即知即能、而與我一般耶、只因為此一條真正命脉、生來一般、所以他眾

人也無不忻忻然聽着我講所以我也無不忻忻然要講與他衆人聽此等忻忻而講忻忻而聽又忻忻而傳播鼓舞便可致一家仁而一國興仁一家義而一國興義人人愛親人人敬長而達之天下故必須到天下盡達了孝弟之時方纔慊快孔子志學的初心孟子願學的定見都渾然是造化一團生生之機而天即爲我我即爲天亦嬉然是赤子一般愛敬之良而人亦同己己亦同人如此則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固是大幸閭未然亦終

思慕而成大孝。又如孔子只因一本孝經得一個
曾子英才，曾子子思傳至孟子，却把大學中庸孝
弟慈的家風手段演說成七篇仁義之言，賦那炳
燿與日月爭光彩，與宇宙爭久大，莫說秦漢唐宋
之英君誼辟，莫之或先，雖唐虞三代而宰我且謂
其賢之遠矣。故王天下與達之天下，兩個天下字
要粘連同看，方知三樂不與存者，不是虛空較說，
乃是作用實事。蓋王天下未必能兼君子三樂，而
君子三樂果足以該帝王之王天下也。嗚呼，內聖

聖外而王盛德大業至矣哉而不出孩提之愛親
敬長爲諸生只消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一句便
可作今日所講一章之總破題矣大衆愈加忻忻
而謝者亦愈加忻忻而録之以傳云
大理諸生講顔淵問仁一章司馬牛問仁一章樊遲
問仁一章子路問政一章子貢問師與商也孰愈
一章既畢羅子顧諸生語曰適講說許多俱是
敷陳世間道理今大衆聚於一堂如此坐立亦都在
相問却是面前實事諸生各
中[illegible]

理與今身子上的行事打個對同果渾然相合耶抑尚不免有所間隔也諸生默無以應羅子作而嘆曰適纔許多書卻與汝輩身上一些對同不來則推之平時意下之讀誦與心目塲中之文詞皆只是一段虛見一塲閑話耳一套空理矣與汝竟何益耶故今講孔子的書便須體察孔子當時提醒門下諸賢的一段精神蓋當時諸賢亦有如汝輩欲理會道理來問者孔子則句句字字只打歸各人身上去求個實落受用如答顏淵仲弓以至

於子路子貢莫不同是此段精神就是後來記者將此議論作成經書漢宋諸儒將此經書演成註疏我 國家制令又將經書註疏立成科試與有司歲時進講亦皆是接續孔子當時一段精神使天下萬世人人得個實落受用也時一堂上下將千百餘衆咸肅然靜聽更無一息躁動羅子亦然坐少頃謂衆曰試觀此際意思何如衆欣然曰此時一堂意思却與孔門當時問答精神大約相似矣羅子曰豈惟精神可與對司卽初講諸書亦可

以一二對兩也蓋此一堂下而與從次而鄉約父老次而吏典次而生儒又上而郡縣僚屬其人品等級誠難一槩若論此時靜肅敬對一段意氣光景則賤固不殊乎貴上亦無異乎下地方遠近不能爲之分形骸長短不能爲之限譬之蒼洱海水其來或有從瀑而下者亦有從穴而湧者今則澄滙一泓鏡平百里更無高下可以分別既無高下可以分別則又孰可以爲大過孰可以爲不及也哉既渾然一樣而無過不及則于與府縣以是意

而先之勞之諸士諸民亦以是意而順之從之相通相愛在上者真是鼓舞而弗倦在下者亦皆平直而無枉欲求一不仁之事不仁之人於此一堂之前後左右也寧不遠去而莫可復得也耶吾人能以此段平明之體而養之於中便可以語司馬牛之心存不放能以此段平明之心而推之於衆便可以語仲弓之所惡勿施又擴而克之便可以語顔子之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矣故孔門宗旨只是教人求仁而吾人工夫只是先須識仁此等

此會合堂上下百千其心而共一忻忻愛好之情
百千其目而共一明明覿面之視百千其耳而共
一靈靈傾向之聽百千其口而共一肅肅無譁之
止百千其手足而共一濟濟不動之立站故聖人
指點仁體每日仁者人也又日君子之道本諸身
徵諸庶民正說此堂我是個人大衆亦是個人我
是這般意思大衆亦是這般意思若識得此段意
思便識當時所謂天下歸仁者是說天下之人都
渾在天地造化一團虛明活潑之中也此一團虛

明活潑之仁。從孩提少長、便良知良能、所謂人之生也直、而無或枉也。即愚夫愚婦、皆與知與能、所謂中於民也。孔門惟顏淵仲弓、此段意思能自承當、所以於己便復得禮、於人便行得恕、故一可為邦、一可南面、直是此個體段承當得來、便自無我無人。無遠無近、而渾融合一。若子張子路諸賢、不肯輸心向這裏承當、却謂聖賢之學、必有個異乎人處。所以或見我不如人、或見人不如我、或見古不如今、今不如古。或見凡不如聖、聖不如凡、較短

論長是內非外或失則大過或失則不及或失則躁動或失則倦怠至如司馬牛樊遲則聖人雖把目前事指點與他他却必要生疑蓄他定說聖人爲學又有別一種道理而不應如此易易也于時滿堂稱快戀戀不忍別去因命之歌則歌南山五章命再歌則歌勝日尋芳一首羅子顧諸生笑曰汝我之依依戀戀庶幾乎東風面目而愷悌樂只矣乎滿堂上下亦庶幾千紅萬紫而邦家之基之光矣乎況天地生機充長無盡自茲方而遍之天

下自此日而引之終古其萬年而無疆無期也亦
在汝我之勉力何如耳羅子敬起以稱謝于郡邑
僚屬暨諸師生師生暨郡邑僚屬亦再四於羅子
致感時方朝霧凈展杲日空懸光曜臨階昭融特
甚羅子復揖諸君而申諭之曰大陽有赫吾明德
也古之人光被四表即克明其明德而天下歸仁
也慎之哉此際人己相通心目炯炯是則遊泳紅
輪而復以自知處也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永昌諸生講天命之性一章舜其大知一章知之者

不如好之者一章。太守陳君進諸生求教。羅子謂講者曰：汝曹看者謂知之與好之、好之者與樂之，由精累工夫乃能。然殊不知適所講三章書內，知與好與樂，都載其中，而汝曹未知覺耳。故依着汝曹今日講套，則者知先於好，好先於樂。若依着孔門三章書看來，則是樂先於好，好先於知也。夫世之所謂樂者，不過是自然而然，從容快活，便時時做樂也。今細看天命之性，即是天生自然率性而行，即是從容快活也。大學謂不待學養子而後嫁，孟子

謂孩提無不能愛其親、汝試想像人家母親抱着
孩兒、孩兒靠着母親、一段嬉嬉融融的意思、天下
古今更有何樂可以加此也哉、此便叫做民之秉
彝、孔子說詩、謂民有秉彝、故好是懿德、則好實由
樂而有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則知又由樂好
而有也、故舜稱大知、便是能知、而其知原於好問
好察然、所好者、却是邇言、所用者却是庶民之中、
淺近庶民、却正是率性自然而不慮不學者也、又
看中庸他章、論聖人却有不知不能、而愚夫愚婦

到可與知可與能分明說聖賢有不如愚夫婦處其次又嘆鳶飛魚躍爲上下昭察分明又說人不如鳶魚處蓋人到愚夫婦之居室物到鳶魚之飛躍果然渾是一團樂體渾是一味天機一切知識也帶不着一切作爲也用不去至於汝曹適纔許多講套說話雖似曉得一般然究竟率性中和則實相去天淵之不如矣故古人善形容樂體者若陶淵明却云木欣欣以向榮周元公却云庭草一般生意夫草木無知豈果能意思欣欣也哉惟是

上公會得此個樂機則便觸處自然相通汝曹在此若肯徹底融會草木無知且自忻忻而我獨可悶悶耶魚鳥至微且自昭察而我獨可昧塞耶夫婦之愚且可與知與能況衣冠堂堂萬萬非衆人比耶孩提之時且已良知良能況既壯且老萬萬非幼稚比耶於此頓覺心胸開豁耳目靈通四肢百骸俱輕快爽朗此便是一陽之氣和暢光明楚從平地裏頭湧出一般豈不與今日冬至同其亨泰也哉況以此意而觀之一堂則一堂皆上下無賢

愚老少皆覺自率其性而自樂其常一堂渾是春
也以此意而觀之一家則一家內外無老幼親疏
皆覺自率其性而自樂其常一家渾是春也又遠
而觀之一郡觀之一省又遠而觀之天下萬世無
不渾然同樂同春於無盡焉卻即爲天下造太平
爲萬世開太平而無負父母生育一番朝廷作
養一場遮其從邇而非遠事其在易而非難昔人
謂太平無象卻不思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天
下太平時世太平也衆舉手加額曰今日爲 聖

天子稱贊太平、自此其億萬世無惡也夫、

沮海諸生講王者之民一章、人之所不慮而知者一章、君子有三樂二章、旣畢、進講者而問之曰、適講王伯、伯不必言矣、且汝以何爲王道耶、對曰、殺之不怨三句、便是、曰此是說王者氣象、如兩前日之光、而非日之體、樹之影、而非樹之形也、又對曰、所過者化、亦是、曰此贊王者道大、如說日光這等明、樹影這等長、去日體樹形、更愈遠矣、一生前曰、孟子曾說以德行仁者王、此却是直說王道矣、羅子

曰、是則是矣、然又不知汝將以何爲德、以何爲仁也、對曰、若要直指、不只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乎、羅子曰、汝既知此、則何必遠取、即次講二章書盡之矣、蓋以德行仁仁字、是王者必世而後仁的位字、與是一家仁、一國興仁、堯舜帥天下以仁的仁字也、故上老老、上長長、上恤孤、即是王者之德、而民興孝、民興弟、民不悖、即是王者以德而行仁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要之王道之大、亦不外乎孩提之良知良能而已、汝今

諸生說王道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也、須思量其道
如此渾化、如此神妙、畢竟有個來歷、如樹木然、必
下地原是這樣果子、方纔末稍結成這樣果子、未
有如初以荆棘種之、却忽然會長出個桃李來也
故天下之至妙至巧者、莫過於聖人之不思不勉、
而至妙至巧者、亦莫過於孩提之不慮不學、二者、
大小雖殊、其神化則不差毫末也、况王者所過所
存、直與上下同流、而孩提之所知所能、亦云達之
天下、固未有不達之天下、而可謂與上下同流、亦

未有旣達之天下而不足與上下同流者也以此二章合看恰好渾是一章但過化存神是樹木末稍的果子良知良能是樹木根底的果子根稍分得兩頭果子通貫一脉汝輩於今却須猛省思量人人皆做過孩提赤子來人人皆知得愛敬親長來何故堯舜孔孟却能以這果子花實溥海宇而同流合化至後世諸人却把這個果子枯芽敗種而生意斬然此中間却自有個緣故蓋由古先賢賢生來便會識得輕重孔子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其時志學、便卽知歸重孝弟慈也。志重於孝弟慈、則便一切外物、皆不能與他作對、生機貫徹、勃然充盛、絜矩從心、更不由他得矣。孟子窺見這個意思、又重重爲他發嘆、說君子有三樂、雖王天下不與存也。夫一切外物之高、至於王天下處、便盡了、此王天下不與、則其他更何可言。是孟子極贊夫子志學之誠之極處、其實三樂最先一着、只是樂孝樂弟、樂孝樂弟、到渾化時、便天壤之間、更無可代、以此反之於身、便自然無爲無作、而爲學十六

厭矣以此通之於人便自然盡得英才而爲教不倦矣到得不厭不倦去處則目前良知良能渾然成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一段滋味其過不容以不化其存不容以不神其天地不容以不合德矣故今日吾輩既生聖明之時又幸得聞聖學之要只在能辨別得個輕重能决定得個趨向果然如吾夫子當時志學一付肝腸則樹根之着地者愈養而愈深枝幹之參天者將無疆而無盡知能神化之果不惟際上下而同圓且將極古今而共久

矣願諸君其勉之勉之

羅子曰大學一書總括是明吾明德其眼法只在知止知止則意之定心之靜身之安國家天下之慮不患其能得之難也知止未能而求定靜安慮固不可得以定靜安慮與知止並論亦於明德宗旨相去遠甚學何自而能大也耶今日用力須打將一切精神於知止處透悟即所透次第便分作定靜安慮至了結處即謂之能得而明明德於天下矣知格工夫渾淪圓妙如眼法尚眩幸汲汲先

心也

羅子曰孟子形色天性一章重在一形字孔子曰仁者人也又曰道不遠人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皆指人曰我曰身皆指形而言也孟子因當時學者皆知天性為道理之最妙極神者不知天性實落之處皆知聖人為人品之最高極大者不知聖人結果之地故將吾人耳目手足之形重說一番如云此個耳目手足其生色變化處即渾然是天下所謂最妙極神的天性故我此個

耳目手足之形、一切世間賢人君子、都辜負空過了、他惟有聖人之最高極大者、乃於此形之妙、方爲率履不越也、如此便見得萬物皆備於我、我能誠於反身、即其樂莫大焉者矣、仁德渾是個人、爲道而遠人、即道不可以爲道矣、曰如何便不可以爲道、羅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學者言天、便見得甚大、若言人、便見得甚小、殊不知天人只是一個、如不一個、便不是道也、曰必是聖人、方能以代天言、身代天工、如何都說得一個、羅子曰、

經上明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如何不
皆是一個聖人但能知得天視即民視天聽即民
聽而率循不失便可以口代天言身代天工非別
有伎倆也故不肖嘗作一俚語對朋友說某於講
道學則有未能若說聖人則若做過許久時也朋
友皆以某爲妄言某引証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也大人與天地合德某固不敢當至如
赤子我却不是做了許久來耶邵康節詩云耳目
聰明男子身洪鈞付與不爲貧今月在會諸友誰

不耳目聰明誰不洪鈞付與又誰不可承受付與
一個大聖人哉衆皆忻然

一貫編總論尾